

赤道人忆旧 奶奶的故事

作者：黄新聪 (中)



外曾祖母遗留给奶奶的大铜鼎

(四叔婆)便忙着带领儿媳、女儿包粽子和制作“梘粽”、“梘粿”。我特别爱吃奶奶和母亲包的潮州“肉粽”，每个足足有半斤重，肉馅是五花肉粒、板栗、虾米和香菇等。每年端午节，我家包的粽子超过200只，用的糯米至少20公斤，奶奶和姑、婶等人整整忙了一天。奶奶蒸的甜粿(年糕)和大年初一吃的“加罗钱”(芝麻花生糖糍粑)，不但我们爱吃，更是招待登门“拜正”的亲戚和友族客人的上等佳品。

奶奶心地善良，富有同情心，仁爱宽厚。她和爷爷结婚后曾多次回家乡，每次从唐山回来总要带爷爷的侄儿或堂侄儿“过番”到坤甸谋生。如大伯公之子黄若勤，五叔公之子黄振强、黄振睦，堂叔公之子黄茂勋等，都是奶奶从家乡将他们带

到坤甸的。他们来坤甸后都在我们家里住，奶奶视他们为自己的子女，关爱他们的成长，为他们成家立业操劳。他们虽不是爷爷奶奶的儿女，但他们事业有成后，对爷爷和奶奶都非常尊敬和孝顺，尽了“跪乳之恩，反哺之义”的孝道。

童年时因在山上摔伤驼背的若勤伯(我们私下叫他“腰龟伯”)，随奶奶下南洋十几年后，已是一家富商的管家，生活富裕，因感当年

爷爷、奶奶抚育之恩，每年农历正月初一，若勤伯必身着唐式礼服携妻带儿恭请爷爷、奶奶在大厅正坐，然后虔诚地向爷爷、奶奶行三叩九拜之礼，上演了一出“孝子拜年”的喜剧。唐伯黄茂勋是爷爷唐兄的长子，我们叫他“大孙伯”，在国内读过书，文化程度较高，随奶奶来坤甸后，在一家大公司谋得一个好职位。大孙伯情深义重，孝敬我奶奶如生母。他家住老埠头繁华地段，每年元宵节，奶奶常带大哥和我兄弟到他家小住数日，在他家二楼阳台观赏舞龙和提灯晚会。中元节，奶奶和我们在他家附近围观三神宫广场的“抢施孤”和烧红头龙船送野鬼孤魂回国的祭祀活动(见链接)。奶奶爱看潮剧和“外江曲”(越剧)，每当国内和新加坡的剧团、戏班到坤甸公演，大孙伯



年过半百的“腰龟伯”教众堂侄、堂甥唱潮州歌曲 (1957年中秋节)

必请奶奶去“逸仙戏园”看演出。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，大伯、父亲、三叔等相继回国定居，振睦叔经商致富后重新修缮爷爷和奶奶的坟墓，每年清明和中元节，都去扫墓和祭奠。

随同爷爷、奶奶来坤甸谋生的侄子，唯独五叔公的长子黄振强不成器，为人好逸恶劳，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且交结社会恶少，聚众赌博和抽鸦片，屡教不改。

因其犯了爷爷“黄家子孙不得涉足赌场青楼烟馆”的家规，被爷爷逐出家门，并报请潮州会馆和江夏世家除名削籍，送去卡江上游“头顶”的达雅山寨自谋生计。黄振强到了达雅山寨后，恶习略有收敛，但烟瘾难戒，后娶达雅女子为妻，生有多名子女，融入达雅人族群。上世纪70年代，其弟黄振睦念及手足之情，将年已古稀的黄振强接回坤甸养老。奶奶晚年和我们谈及将黄振强逐出家门、发送达雅山区之事，内心颇有懊悔、自责之意，并以其为例，教育我们要走正道，做有益于社会的人。

我的二姑，奶奶的次女黄耀梅，早年过继给在家乡守寡的四老婶(四叔婆)为女，后嫁给邻乡莫家为媳，二姑丈莫木



端午节奶奶带领家人包的粽子 (图为刚起锅的粽球和大肉粽、梘粽)